

Shi

戰
主題詩



詩

ISSUE 13 | 2026 APR

13

關於 焗 Ra Poetry

- 「焗」，羅馬拼音zhi4，音同「誌」。Ra為古埃及太陽神祇，象徵光明、溫暖、生長、創造。
- 焗 Ra Poetry以詩為火，揭火起意。將以詩為縱軸，橫向納入與主題有關的攝影創作、podcast、微電影、散文、雜文或微小說書寫、書法、建築美學、虛擬詩展、人物訪談.....等等。
- 一年共發行三期電子刊（每期不同主題）及一本紙本年度選集。徵稿各類型現代詩。以華文詩為主（可混搭但以華文為主），行數、形式不限（長詩、圖像詩、散文詩、動態超文本詩也歡迎）。
- 一個電子與紙本並存，平面與立體兼具的詩刊。不以一本詩刊為志，玩伙一本詩刊的可能。
- 飲古老的血，嗜年輕的詩。焗面前，人與詩平等。



戰 封面及全刊內頁攝影作者

王婷

攝影理念：攝影的本質不在於捕捉表象，而在於透過觀看，將情感、時間與感知轉化為影像。當攝影不再只是按下快門的動作，而是進入創作性的思考之中，影像便自然具有藝術性。攝影因此不只是媒介，更是一種思考世界與存在的方式。

詩

2024

RaPoetry

ISSUE 13 | 2026APR

審稿團隊：火星喵、邪火雲神、紅紅
本期主編：紅紅
藝術總監：劉寅生
刊頭題字：陳英樂

電子刊：年度每四個月出刊
紙本選集：彙整三期電子刊出版紙本年度選集

投稿/聯絡信箱：rapoetrytw@gmail.com

下期徵稿：2026年6月30日止

徵稿主題：「關鍵字三題」之『信』主題詩。

以華文為主，形式長度不限之現代詩。
詩題自訂，題材可發揮創意聯想，與主題相關及延伸的意象皆可入詩，無需拘泥於字面意義。

像一隻鬥魚

編輯絮語 | 紅紅

1.

看著別人，總是覺得他們更快樂。

一個早上在哭，到春水堂喝杯珍奶心情就回復了一半。這是一種太好還是太糟糕的能力呢？我實在不確定了。好的是你常收到類似「情緒穩定」或「只生氣幾分鐘」的稱許。糟的是，那些關於失望或困境在我放過自己的同時也被放生回自己養的池。不禁懷疑，寫字是出口，抑或為了生存而岐生的路呢？

在那個午後，我又輕輕地放過早上自己，打開備忘錄寫字。
（不快樂才能寫字，我是什麼很什麼的人嗎？）

2.

最近發現臉書的私訊可以傳訊息給自己。這是不是設計上的漏洞呢？至少我在line好友名單裡找不到自己。有點方便且安心地，我將大小需要記的東西都從手機剪貼上去按傳送，然後到電腦去讀取紅紅傳給紅紅的訊息。

一直到現在，我仍是個從未和AI有過對話的人類。以往對著鏡子說話的習慣已經消失，但發覺自己偶爾會把要寫出來的字一邊murmur唸出聲。

感覺胸口靠近喉嚨的地方，是一台打字機，太久沒有把字寫出來、沒有輸出的時候，那些文字就會卡在裡面——一個和胃、食道平行的器官，和那些文字一樣，尚未被賦形，但是我知道它們在那裡，塞堵在那裡，等著我啟開。

3.

換了新的曲面螢幕，偶爾開雙螢幕做事。一開始摸不清規則游標亂竄，後來發現電腦游標只要往右滑到盡頭，螢幕就會隔空穿到大螢幕從左邊進入。在大螢幕往左滑游標便可回到電腦。彷彿在玩瑪莉兄弟的水管工遊戲。

有幾次游標在往左滑的時候穿不過邊框卡住，於是眼睛彷彿也要使點力、眯眼擰眉加上念力，多滑幾次游標終於順利穿牆而過。奇怪的是，我竟有一種置身夢境的熟悉感。是因為在夢裡我常使用念力嗎？或者在夢裡經常有一種體感移動實則沒有在移動的肉身？我想起貓咪們睡眠時抖動腳掌的模樣。現實生活中的磚塊都被我搬運到深層的意識裡去了嗎？夢裡總是有許多穿不過的牆——那些我自己砌的牆——我對著它們用力敲，敲出土堆般的字。

4.

春天的 Déjà vu。

最近，總有一些過往熟悉的感覺，被季節帶回，春天，而我是一隻躲在土裡的蚯蚓。最近，我常想著，生命裡展現的「弱」在創作上常是對反的。是蛻變的契機。然而有時候痛苦過於強烈，不知道是怎麼捱過的。真實的「苦」，不可能是創作的手段，其實反而是創作幫助了自己走過幽暗的隧道。

前天又聽到 Madonna 在 Coachella 唱那首歌。And it feels like home.

目次

關於焗	2
編輯絮語	4
戰 主題詩	
01 幻聽者的來電_黑麥	08
02 天演_漫漁	10
03 祭物_火雲戰神	12
04 手術_陳嘉禾	14
05 模型_張開飯	15
06 刺骨與雪_劉哲廷	18
07 方言_亮(Danny Lam)	22
08 退役女拳鬥士_2N	24
09 光牧師與鏡子花園_何杉	26
10 參加沖繩當地一天遊旅行團_葉英傑	28
11 無題_言水	31
12 我有隻小船在體海內_瀨山	32
13 嗚巷大戰爭_李瑋樾	35
14 戰爭側寫(組詩)_i 德	36
15 隱冬短_陳謨	40
16 詩的野蠻時刻_林家寬	42
17 黑貓白熱(組詩)_看不到下巴	45
18 壕溝的孩子_張皓	50
19 終身_芊函	52
20 這是.....這不是....._劉育龍	53
21 我們立正_辰渺	54
22 雪的下落_丘亦斐	56
23 給閱讀兩則_紅紅	59
焗 專欄	
「二十首情詩與一首島嶼的歌」專欄_謝銘	62
「晚安貓」專欄_然靈	65
戰 專題書寫	
01 畫臉_冰夕	71
02 暗蝕_露凡	77
03 淺墳_何杉	84
駐版合作	
01 到站提示音podcast_漫漁	92
02 身體X詩X微影_劉寅生	93
03 詩之毫釐_吳國豪	94
04 一杯酒的時間	96

戰 主 題 詩



幻聽者的來電

昨夜家門口有幾個人臥倒
他走了很久的路
到有信號的地方 才能打這通電話給我

人的四技能被織成鮮豔的地毯
離家前側目的景象 仍留在視網膜
他說絮絮叨叨的蟲子 慢慢從耳道鑽出
鑽進了眼睛 在回緬甸的兩年後

蟲子在瞳孔建巢 處處是寂靜的回聲
有蟲子在眼睛：
玉石建成的墓碑 底下能揪出黑色血液沾黏
的金銀色骨骼
沒有蟲子在耳朵：
再也聽不到外來者的對話 但世界有了字幕
在締結的條約裡 在彈孔中 在一瞬間的閃光

他看到一次次喧囂的日出 從不同方向升起
一直有人在敲墓園的門
會有人打開嗎 還是已有半掩的窗戶
他已厭倦體內的心臟 長著幾代人的嘴巴
牙齒們像冷兵器 交戰不停
可當體內的聲音消失之後 他的真實也不見了
體外的景象 僅僅是眼前的景象

我意識到 他的聲音在我的
嘴巴裡結網 蟲子不在我的耳朵裡分婉
我分不清 是恐懼讓我說不出話
還是我不能說話

天演

其實戰爭早就開始
當我們背著父的姓
在土地上割出界線
為海洋命名

戰場早已拉開
從天和地分離的那一刻
從決定你的神不是我的神
從皮膚髮色身體奔向各方
拒絕服從彼此的意志開始

達爾文先生讓你我理直氣壯地
互相踩著頭顱
爬上巴別塔
過了幾千年，仍然
找不到共同的聲音

戰爭何時終結？
在這塵不歸塵，土不歸土之地
落花無法化作春泥
雨水無法匯入海洋
你和我
只能在無數的破局後
繼續抱住自己的十字架哭泣

漫漁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者／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台北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peilin.lee1



@manyupoetry



祭物

我喜歡看
他偷吃的樣子
勝於當他口中獵物

我喜歡看
他的手機如他
厚實手掌偷偷掃開我臉的樣子

我喜歡為他
冰封在壁紙上的每頭上古猛獸
註上編號、特徵，實物的
最佳賞味期

我喜歡看
他隱性之矛
他外露之盾
他偷吃時候被我撞見的樣子
勝於他口中獵物
勝於他曾是我手機內
唯一擁有編號的戰利品
肉汁鮮美的祭物

我喜歡看他
掉入一個個我挖設的陷阱
以獵人之姿向他展示
我的矛與盾
換來他身上關節折斷的悶聲

我喜歡
他身上每日更新的傷口
回味傷口下每件不可描述的瑣事
各自安心地痛

火雲戰神

我比我屠宰的詩
更怕曬太陽

手術

我每日花太多時間為自己做一場
永不停歇的手術。
沒有人向我擔保
刀刀切中要害
也沒有人為我下達
病危通知書；
於是不需要一個監護協議上的伴侶
替我簽字
有時我迫切感到需要，便連
麻藥也顧不得取。
我知道我疏通的那條血管
病症並不在我；
我亦並未愚癡到
將自戕視作秘方。
我知道我疏通那條血管，不為
治癒誰的病症；
我亦並未高尚到
於疼痛中一無所求。
每一天，當我把自己的皮膚
切成能容納他人血液的形狀
它們注入我內裡，有時排異
有時是贈予；
我想用我的幹嘔
交換一次你冒犯我的自由
我確信在這禁錮重重的世上
設防不是我的倫理。
所有奔騰在我身體的不合時宜
共鳴著震碎我初初造好的橋
再一次醒來時
雜音成了我的脈搏。

陳嘉禾

2001年生。想為青春的友誼與遊歷寫很多首情詩。

模型

今天，戰場中的妳是個不斷重建的人嗎？

在鬧鈴中倒數異鄉
不斷痊癒的夢

長壽麵沸騰祭拜後的煙
派報人把朝露扔進矮矮門縫
籠中鳥從日子裡探頭
標題聳動

節慶來了走了
一些遺忘和記憶
聚首合照
離開的人和送行的人舉起酒杯
自拍

每一年的新年歌成為一首首
相對舊事的催眠曲

妳說這個家不是記憶裡的家
妳也有想回到的他方

我們約定好和那些年循環的絢爛
再見
也許不論是哪一年

日子有無戰事，天空依舊天空
妳吃飽了嗎？

後來我們都知道
牽掛在哪
戰亂就在哪

張開飯

吃飯皇帝大。先吃先贏，吃完再說。



[@eatfirst_zhang](https://www.instagram.com/eatfirst_zhang)



刺骨與雪

一、脊椎動物的禱辭

「我們終究只是頭頂聖火的脊椎動物。」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

於是我把脊椎抽出來
當作一把未曾點燃的火炬
插在城市中央廣場的水泥裂縫裡

夜晚經過的人
以為那是一根路標
指向明天——
但明天只是一隻失去骨骼的鳥
在廣告看板上拍打翅膀

我練習把良善拆解成零件：
牙齒，鎖骨，掌紋
它們被安放在玻璃櫥窗裡
貼上折扣標籤

日子安妥得像一面牆
沒有彈孔
卻滲出血的氣味

我偽裝成小小的戰戰兢兢
在夢裡把旗幟浸入鹽水
讓顏色慢慢褪去

革命不是喧嘩
革命是脊椎在黑暗裡
一節一節
長出新的骨刺

二、秋葉的自焚

秋天心碎的葉子
用自己安葬自己

葉脈裡流動的
不是水
而是未能說出口的口號

那些口號在喉嚨裡結晶
變成一枚枚石灰質的星辰
嵌入舌根

於是我說話時
嘴裡會下雪

雪不是天氣。
雪是尚未發生的戰事

我把一片葉子含在口中
它苦澀，乾燥
它是被放逐的國土

葉子在我體內燃燒
沒有煙
只有一種緩慢的光

光照見——
我們如何在沉默中
替自己舉行葬禮

三、偽裝術

我偽裝成日常的憂傷
像一枚不起眼的釘子
被敲進牆裡

牆上掛滿歷史
掛滿領袖的肖像
掛滿勝利的笑容

我在牆內生鏽
聽見另一面牆的心跳

有人在那裡
練習把恐懼拆成音節
練習把愛——磨成刀刃

我們彼此不認識
卻在夜裡同時醒來

我們是兩枚暗中校準的羅盤

四、鋪張的戰役

歲月無聲
為了一場鋪張的戰役
糜擲青春

一匹無人駕馭的馬
奔跑在邊境
踏碎一地塑膠花

我們曾相信
火焰可以被馴養

後來才知道
火焰其實不存在身體

它只在羞於言說的地方
在夜裡緩慢地
彼此靠近

一場無聲的雪
覆蓋所有失敗

劉哲廷

台灣人／1979／著有詩集《某事從未被提及》



@劉哲廷



@d_earbao

方言

邊境的小市集
兩種口音在討價還價
關於一條魚的新鮮
關於雨的來臨

他們用同一種手勢
比劃著斤兩
那些音調的差異
只讓笑聲
更有層次

收攤以後
賣魚的走過界碑
去對面打酒
買魚的回到廚房
用另一種語言
喚孩子吃飯

亮 (Danny Lam)

一個平凡的香港網絡詩人



[@airdanny234523](https://www.instagram.com/airdanny234523)



退役女拳鬥士

此處不是你統治的地方
已經無人在乎——
十年前，這張講桌只憑手汗
和聲紋的岔口
便能盛開花朵 讓年輪向前幾圈
但你無法繼承

只好相信
萬中選一的reformer
躺在核心床上，就能改革時下

此處不是你能選購鎧甲的地方
開著休旅往千湖城的路上
大雪紛飛
玫瑰色遺體橫流
砍斷同路人的背脊當橋樑

「趕緊讓他們扶起」
——群眾嚷嚷
有人俯下身聽著胸腔
自由的脈搏漸弱
還能撐幾下？

鏡子前你對自己說
「pulse、pulse，再來十下」

此處不是你該戰鬥的地方
別追隨易被煽動的夢
帶著你的容顏往北
招攬國境內最忠誠的兵
一起對鏡頭裡的影像磨刀霍霍

我們終究掙扎著挺起身來¹
不在街頭——
而是瑜伽墊上

*¹ 出自哈金《祈禱》——「挺起身來，我的靈魂不要再取悅任何活著的人」

2 N

1998年生，寫散文、詩和代碼，中英輸入法皆可。北一人社、GT資工，十八歲後旅居美國亞特蘭大、舊金山灣區、布魯克林，現居紐約。公路旅行十萬公里逾。著有隨筆散文《太陽雨》（島座放送，2022）。

 @hate2n

光牧師與鏡子花園

一個雪白的牧師走進來，
我們家的花園正在沉睡。
我們全都驚愕地圍成圈，
像夜半的花園一樣安靜。



在聖勞倫斯有一座小島，
在小島上有個鏡子花園。
汲取光，並編織成言語，
但是夜裡我們收集淚水。

一個光亮的牧師走進來，
以稜線切開果凍一樣的
寂靜，那寂靜不再安全，
我們全都無聲地尖叫。

他向四面打開：四個
同樣耀眼的正方立面。
更神聖的光向上釋放，
而我們甚至來不及流淚。

一個神聖的牧師走進來，
一個神聖的光居住的盒子，
在空中開放著灰花，它吸走
我的言語，在我們尚未流淚前。

在聖勞倫斯有一座小島，
在小島上有個豆子花園。
地圖也無法記載的小島，
猶如舊書裡撕下了一角；

卻再找不到原來的頁碼，
人們從記憶中抹去此島。
任它懸掛在世界的角落，
這是自由，但也是懲罰。

一個光亮的牧師走進來，
拈起我們，像樂高積木；
一個微胖的牧師走進來，
把我們一顆顆塞進豆莢。

黑豆、青豆黃豆和灰豆，
禿頭的、濃眉毛的、癩腿的，
離異的喪偶的、丟了工作的，
守門的、喂動物的，站街的

被剝奪了喉嚨的，鎖上手指，
禁止思考，禁止踏出家門的，
全都塞進美妙的綠色豆莢，
他把豆莢倒進背上的大包袱。

我們感到溫暖但是不安，
最好閉上嘴巴不再亂動。
我們將要回到土地深處，
像失落的一角回到書本，
並在那裡重新發芽成長，
重新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實際上聖勞倫斯島當然沒有牧師，但是光牧師帶來的是核彈，而我們就這樣輕易地湮滅。

何杉

本名王哲，1995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博士。父親、寫作者、閱讀者。2022年出版詩集《一個時刻》（新加坡新文潮出版社）、2024年出版詩集《平庸之作》（台灣爾思出版社），先後獲新加坡金筆獎、新加坡文學獎。組詩《從一月到六月》發表於《單讀25（爭奪記憶）》，組詩《悲歌》發表於《今天》第140期。2025年12月出版詩集《這古老的兩者》（台灣爾思出版社）。



西西弗斯在途中



@heshan2077

參加沖繩當地一天遊旅行團

如果不是要在指定地點
尋找揮着旗子的導遊
而是穿着當地人常見的
大紅大花襯衫
抓著平實的公事包或手袋
匆匆走過，朝向辦公的地方
不是前往遙遠的遺跡
我們就應該可以裝成當地人了
單看樣子都是相近的，只要不說話；
去博物館，得知這裏的人
一直都是在尋找旗幟的旅途中
有一段日子自舉旗幟，很多時候
要依從這邊、或那一邊；
建一些城牆，及大殿，努力做得穩固
城門都編一個好聽的名字
只是不會想到將來會成為紀念品上的設計
看到網上有說應該有子彈的痕跡
太小了沒有注意到
博物館一角有一小小的
展覽，把詩貼堂，加上一些設計
內容大體上都是說著希望和平
透過Google Translate得知的
匆匆看一遍就走了
還有地方要趕

導遊說著普通話
一直介紹
遺跡的來歷
我們一直猜度她的籍貫
來自海的這一邊或那一邊
只知道她趕著
要在指定時間之內
完成這天行程
順利回家
扭開電視
看那些
有趣
或不那麼有趣的日語節目。

葉英傑

香港出生。曾獲第19至22及24屆香港青年文學獎，第17屆香港理工文藝創作比賽，2002年度詩網絡詩獎，2000年及2010年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旁觀生活》於2019年獲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已出版7本詩集。作品散見《聲韻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虛詞》等。



YipYingKit



@yip.yingkit

Blog:<https://www.poetyip.com>



無題

若你將人命
壘壘之高度
與雙層巴士類比
我謝謝你
謝謝你提起
那在腦海
也不可斗量的黑沉
可是想想
雙層巴士是人造的
馬路是人鋪的
司機是人當的
若把他們都看待
成我們的手腳
想必我們
也該靜止不動
我們的高度就是
當那些手腳
被遠方的取而代之
而我們的雙層巴士
仍在馬路上侃侃而
輾過馬路
司機說
我要活下去
手停了
口便停

言水



@jin4seoi2

我有隻小船在體海內

「我有隻小船在體海內」
外游。
方舟撐着摩西，
「末世，在再無辭藻的時間海」

在神面前他說了我說的，
一萬年後的話。
在床上在浪波：
「洪水在面前流過一次，
只能在我面前流出一次。」

「挪亞，在想甚麼？」

H—U—L—L— 我是小船、莢，有百種動物生育、交媾，望末日

遍布全身。
千萬個日日夜夜底下，動物死去，我死去
動物生來，我復生。
接生與衰老，羊水與腐屍
「怎麼辦呢都在一起了。」

知道嗎？船上許多骸骨、我有許多死去之物
「成為蒼蠅之眼，雖你惡之，望它折了的腿，執起葬之，成水，湧
之。」
挪亞聽到喃喃自語。
赤鹿新生兒說話，
豆娘夢
嚶，野豬
哀嚎。
野豬唱歌。唱起第一隻野豬的歌，豆娘說過祖先的夢，大象服喪。

在我的船內，挪亞不斷說話：

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死亡，
 第一百零七次順產，
 第九百八十一次流產。
 瘀血胎盤子宮，臍帶徵召 歷史，
 缺氧 呼 吸，呼吸 氧，肺壁張擴，事物歡
 騰 騰事物插手插， 手，手， 捅出彼島的莖，委屈的風土，

委屈的牆壁，

總有一道滲水，乳香和蘇血，包紮進

過去的人過去的事的，旁溝：悲愴
 再無成長，重複既有的模樣等於枯死——那是悲傷。已死，卻展演
 活潑。

所以

他，拾荒者。

執起碎罐、紙片、棄電、物屑、動、死，何謂荒涼，他不懂，

荒涼是一塊土地，還是無人理會、歷史邊垂的生命



喵巷大戰爭

那天我經過小巷看見你小小的身影
毛髮金黃如向日葵閃耀，長長鬚鬚是狄蜜特豐盈你整片想象
卻忘了賜予你延續的生機，金燦下滲出缺口流向水道。
隔壁阿嫂說，你有好多兄弟姐妹呆在巷子
收起過路費。路過的人得蹲下向你們敬禮
示出忠誠，最好不觸碰交上幾句準確的謬讚離開
但不知他們跑向哪條巷子
剩下小小的你，呆在那，靜靜地呼吸
像靜物一樣找不到任何理由——繼續活動。
當我再次經過那條小巷，光亮的那塊角
不需要彎腰，而兄弟姐妹們否有告訴你
軟軟的爪子得用在吃飯。

李瑋健

02，呆在移動的城市學習呼吸學習寫字，途中有喵喵路過。



[LeeWeijian](#)

戰爭側寫（組詩）

〈爭議〉

散落的斷肢
以隱隱約約的刺痛
喚醒一旁
正在發黑的骸骨
哪種政治立場或感傷主義
才適宜為彼此
寫下碑文

〈廢墟〉

牆桓像積木坍塌
無人回頭重砌
往昔的平凡日子
裸露的鋼筋與花兒
彎折著腰身
纏著日光的小步
在原地一遍遍勾勒
它們最初
也最愛的模樣

〈戰果〉

麥克風前
加重鼻音的國家大義
極力掩蓋死傷者
以汨汨滲血的傷口
提出的集體控訴

（而砲彈，仍秉持種子的信念
執意為現在與未來，栽下擬想的和平）

領袖將沉痛表情
貼於舉世覷準的鏡頭前
一轉身，連任人民的夢魘
腳下挪移的身影
如尖刃
直指，國家的心臟

〈報紙〉

越過政客妄言的重災區
 卑污口沫發出的惡臭
 鍋內虛火翻炒的經濟議題
 淹沒民生口裡不斷反芻的酸澀
 屢遭縱火的族群關係
 燒紅與灼傷的眼同時扭曲的願景
 善於游擊的病毒
 潛入日常劫奪，肺葉孕生的祕密

...

有幾聲
 被過濾的爆破、暗啞的哭喊與憤慨
 從後方篇幅堪憂的國際版位
 相繼掉出
 已然倦怠的眼睛
 之外

闔上扁平的人世
 日子滿是倖存的小傷

i 德

“詩歌...不過是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在搖搖晃晃的人間走動的時候，它充當了一根拐杖。”以中國詩人余秀華對詩的態度作為自勉。



隱冬短

1/

「血湧出來之後，
你已無法視而不見。」

你不點光，蠟燭就不會誕生
你點了光——就注定熄滅

風在緘默，窗邊
淚水替我保留

一枝
黏稠稠的筆。

2/

「下筆前，你為何能夠想像？」

「寫者在風中消散的樣子，有三種。」

——是看不見？

看不懂——

——可能吧，我記不起來了。

3/

走向毀滅的長度
它順從，也叛逆著

腳下滴答的葬禮。
「不，閃亮下去

把手的形狀才是歷史
骨脊。」暖意爬過

你的手，以及燭盞
遭受大地陰影的花托

盪漾，下沉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4/

當說話與沉默的強度
同時放大，傳來

哀悼，與春吟
一次或最後
一次愛撫的逗留

骸骨上，鮮花訴說
疼惜——若先於疼痛之前

不容開火的手續。

該有多愛，你心譜每一段
無求的時光正恢復
一個小孩。

陳謨

所棄之物會化為螢火嗎？緩緩
積雪之下，腐爛的文字聽見陽光。

 @mafar_

詩的野蠻時刻

「別吃驚，當你看見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廢墟中
昂首挺立：
這就是我們活下來的方式。」

——莫薩布·阿布·托哈（Mosab Abu Toha）

再無優雅
——詩與遠方

不再假設
遠方有戰事

文明與野蠻是對孿生
兩面一體 如銅幣一枚
無私地投給天空
也擲給被試探者

再次背著那沉重木頭？

粗糲如石，木與青銅漸次演化
精準核彈頭、無人機、
機械獸的生態圈
蠻荒洞穴跨越文明黑洞
譜寫美而化之——

可歌可泣史詩戰事？

遠如天邊。

遠古亞伯之血、特洛伊之屠城、

一二之戰

廢墟與焦土，鎧甲鋼盔間 無聲

吶喊

拼湊文明碎屑之脊背 肉丘血河命名之詞條

突兀凝塊，腫脹隆起 紅與黑

的色素

已然沉積千載：

結痂的暗啞。

近如眼前。

廢墟之上的廢墟，狹長走廊的花圃

「花兒不再盛開，蝴蝶欲歸卻無期」

被驅逐者如是歌詠

詩人、語言與聲音呢

那曾紀念人們的

瓦礫下博物館的碑名 後來也不復紀念

焦土層疊之焦土，歐陸黑土間灰色交戰區

「我的美女，不管你喜不喜歡，我的美人，

就接受吧」那蛇如是說謊

那繩子，與膠帶共謀？
捆綁無辜 封口噤聲

有人隨意丟棄的衣衫
裹著滿布彈孔的善良

戰事仍然
頻仍

口誅、鍵伐、
伐履如槍鳴

響亮的玫瑰
在廢墟罅隙
不再默然

於詩的野蠻時刻——

生長、
朝上

林家寬

馬來西亞人。曾在南洋商報任職編輯。詩文常發表於本地報刊與海外雜誌。

黑貓白熱（組詩）

1

水淹過肚臍
通常過了這裡就會開始冷
夏天啊也在這
躺在冬天的懷裡
從貓眼盯著你看不見的目標
敲門聲啟，低伏蓄力

咧嘴撲向餅乾
我走向海面
沉入牠的額頭、胸口、腳趾
牠沒有抓到
牠看見的目標
你沒有在夜晚吃完那塊餅乾
要十點了
我們都逃到萃出一杯辛苦
十一點了
咖啡躺在我的懷裏
不分晝夜
假的奶精發紅，稠密跌入
剛好
淹過肚臍

日燒穿皮膚把意識喚醒
火熱燂折竹節緩緩下降
冬陽誘捕春時高升
要燒穿一道又一道防線
等著一道又一道油膩
終於來到桌前
發著糕燒

黏著刀，貼著盤，漲紅著美味的聚獸

牠害怕巨響
牠害怕火光
「牠害怕紅卻不害怕血嗎？」
它一口吞下半刻
口水淹過肚臍，通常話題涼了
只剩含著那半熱的——年
在相咬

再一次獸走鳥散，年糕完食，貓眠

2

這冬天還有多久？

也許下週吧。

下週變熱之前讓我

放在窯裏讓火

看我變得透明

空氣稠成一攤柔被

紅紅通通搖曳暖

活了

晶瑩剔透的一只

不能沖茶；

飼養銀河，承接你最愛的晚餐；

好水的天南星；

我只是

冷了想靠近下個星期

畢竟在到來之前

我害怕永遠不來

而我愈來愈厚

開始被覆蓋

連角都沒了

你到了嗎？

外面是熱了或依舊還冷

姓氏浮，塵名

灰塵跟我說它們很輕

卻無法阻止下降

被迫更沉，小名碾穿

碎裂也是

我再也無法

變形

跳進一場

殊不知是籠啊蟲啊

不均勻的千萬碎夢

濺灑滴落在融化的我的夢中

每一滴都堅不可摧

3

我有預感
我會在冬天死掉

要說為什麼
大概就是
不願意忍受
抱著這團火爐
一再跳開我的低溫

社會期待
我要香
但貓是另一種
黏膩的小被被
只有我懂

他是死去父親的幽魂
卻不願飄浮空中
緊緊纏著腳邊
越過思緒頭腦
跟腳踝嚼舌根


說
要往更南方走
那裡沒有我的需求
但你能存活
I'll
喵～嗚～
嗷嗷地喚
真的像末世來的語言

4

清早喝一碗清湯
是用一整座月亮曬的
換你
蒸餾一盅希望的甜酒
希望喝起來不餒，不苦
不涼就是最好的
身體

看不到下巴

1999年產。我不是飼主，我是貓的沙發。寫字散步偶爾夢遊至此。其餘作品散見於我的日記、LINE、備忘錄（你們看不到）

 [@roger_1999](https://www.instagram.com/roger_1999)

壕溝的孩子

你嘴裡
啃著幾公斤的家書
在戰壕裡，多少口徑的子彈
多少公里的炮火
纏繞在那筆跡裡頭
是辣椒醬
是番茄醬。
朦朧的刺刀淌著
那故鄉的血
你看不清
看不清有幾滴流在你的戰衣。

你嘴裡啃著幾公斤的家書
在戰壕裡，子彈打過
灼熱的溫度
沒有溫飽你的胃
只有紅色的鮮血
染紅手中僅有的幾封信
此刻
口中的紙碎化成口水——
龜裂的嘴唇
龜裂的故鄉。

你總算停止咀嚼
閉上雙眼
槍聲消失在耳膜的盡頭
在停止飢餓的那刻
壕溝將你緊擁
戰友壓著你的身軀
這場夢
將會很久
很久。

張皓

10後，看書，睡覺，寫作。



終身

我在明日種下一顆種子
盤膝而坐
面向西照
曬乾前天彌留的汗味
還有昨天來不及收拾的自己

今日的花骨朵並蒂相生
一捻是燈芯
一念是淡墨
綻於眉宇之間的倒影
垂落時光的眸色

蟬鳴
無雨
鐘聲剛好破土前來

芊函

以筆觸回應世界的溫柔，以故事安放沉默的情緒，願生命的裂紋都能成為語言抵達光岸的橋樑——擇一束微光，伴餘生終老。

這是……這不是……

這是滿地的彈殼

（死神笑得像個小孩）

這是地雷引爆後的碎屑

（大地開花了）

這是斷裂了的坦克履帶

（殺戮依然繼續挺進）

這是失去小主人的泰迪熊

（它總是在凝視遠方）

這是燒剩六分之一

餘下一張燦爛笑臉的全家福

（那是永遠填補不了的六分之五）

這是時針和分針已經沒有了氣息

焦黑的掛鐘

（那是一輩子都在鼻子裡瀰漫的

硝煙的味道）

這是斷了的手臂

（它有一隻悲傷的眼睛）

這是獨臥的小腿

（它走不出噩夢）

這是離開了身體的頭

（時間 從此變得冰冷無味）

這不是夢境

（無法消散）

這不是遊戲

（無法重來）

這不是結束

（它總會不斷開始）

劉育龍

現任出版經理和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秘書長。寫新詩和童詩，也寫散文和微型小說，著作包括詩合集、詩集《哪咤》與《希望之島》、微型小說集《阿塔托路的魔法箱》和文學評論集《在權威與偏見之間》。

我們立正

從今天開始：
你必須站好
在你腳踏的冰層上
必須懼怕大海
水花會攫取脛骨
浪牆將貼緊脊椎壓下

懼怕冰層本身
讓愛能行走
出裂縫的形狀

你終日疑心
會有海妖嚙咬我們的帽子
懷疑自己的站姿
不夠像人

當你學會立正
腳底漸漸生出凍瘡
赤腳踏平大海時
漣漪的樂音
將成為我們的歌

在歌還只是歌的時日
你我各自行走
在溼漉的礁石邊上
低頭看向水窪
映照雲朵的樣子

辰渺

台北人，目前從事科技業。



雪的下落

C 弦是黑色的。

琴聲深沉，雪墜落
低音成為僅存的樑柱
他用一根C弦，拉動廢墟

一束麥穗和一封
遲到了一個世紀的電報
燒毀後
灰燼盡力維護著那些名字
也許是風，也許是時間
試圖認領

牆縫閉上眼。這裡還是客廳。
蓄水塔歪著
影子比它先倒下
先替它躺好

雪開始往天空撤退。
昨天就在額頭上方，幾公分的地方
那裡有完整的窗，和一張全家福
孩子的鬼臉
還沒變成失去臉的鬼

廚房裡還有溫牛奶的氣味
碗壁上的水平線
還沒學會傾斜
剛剛傳來的早——安
兩塊互相撐住的磚

聖像畫的神在金箔裡
看看窗邊那盆快要開花的紫羅蘭
看桌上還沒寄出的信，看孩子的書包
看自己的手指
——和全家福一樣薄
看那個女人彎腰繫鞋帶
左腳先
再右腳
然後站起來
走過客廳
打開窗

雪落在她髮上
她聞到了遠處的焦味
但雪無聲
落下

弓離開弦。
琴聲在空氣裡切開一道裂縫
獨奏者停了下來
想起他母親
也慣於先穿左腳

那道裂縫裡有一個人形的位置
孩子手裡握著半截弓毛
誰的頭髮
從很深很深的黑水裡
被撈上來

他的影子退進瓦礫還沒有的地方
喀爾巴阡山。
雪白色的寬路
父親
母親
妹妹
沒出生的弟弟
影子等了很久
他們終究沒來

雪落下來——
落在茶杯的水面
落在紫羅蘭的花瓣
落在她開窗的手上
落在所有東西還碰到東西的地方
落在碰不到的地方
落在弦上——
那裡已經沒有弦了

廚房裡還有溫牛奶的氣味
女人還站在窗邊
他還沒準備好把弓舉起

還沒

丘亦斐

大馬出生，高中後來美，定居加州矽谷多年。白天開發醫療儀器，夜晚寫字。停筆十幾年後2025年開始認真投稿。現努力成為寫最多「大家都看得懂的詩」的無本詩人。2026開始竟然膽敢在大馬文藝春秋副刊寫專欄。



@yee.hew

給閱讀兩則

1.

〈讀你——寫給誠品恆春限定店〉

「書店沒開的時候，
是一本闔上的書。」

踏上梯階，與城門等高。扇扇連延的落地窗裡陳列著排排書架。你看著他，望深。他也看著你，望遠。

一陣落山風將帽子吹落，髮絲翩翩飛散，翻動書頁，隔著玻璃，雲偶爾停駐，凝望，滑落幾滴水。

頁碼顫抖。手指摩擦頁沿，破折號，停頓。抬頭，將山與樹影夾進書頁。時間的蠹魚沿日光斜角從門外走進裡面。

月拆開夜的封膜，故事爬上城牆裝幀的夢。沒有戰爭沒有遷徙，是想像風化了我。

2.

〈願望〉

當動物學家
研究他留下的腳印

獵物的殘餘物散落
他停留的空地
壓過的草堆
嗅汲的花嚼咬的葉片
掩埋的排遺

當植物學家
閱讀落葉、氣候
與他變遷的原因，鴻泥與
雪——堆積、移動
蝕刻與形成

丈量節奏間距
偶然性照射的方位
收集幾撮紊亂符碼
放顯微鏡下
當微生物學家

研發疫苗
因為擔心被動滅絕
而主動感染的
——幾株變異病毒
蟄伏體內

生不足
愛
死不盡
我卻從此有了藉口
與他為敵

紅紅

貓有時豹。喜歡寫詩、攝影，最擅長的是分心。詩集《和鏡子說話像一隻鬥魚》（JUL2025，松鼠文化）



chuchupoetry

焗 專欄

二十首情詩與一首島嶼的歌
晚安貓



「二十首情詩與一首島嶼的歌」專欄

謝銘



作者簡介

謝銘，馬祖人。以文字與影像，記錄空間、情感中的張力；近年以圖文小誌《賽博台北》出沒（寄售於萬華區飛地書店）。曾服務於咖啡店、調香工作坊，現為室內設計師。曾獲紅樓文學獎，入圍周夢蝶詩獎、楊牧詩獎，獲選2022年優秀青年詩人。

關於專欄

三十歲，對於愛有什麼想法？我似乎更為坦率、赤誠，對親密感的偏好勝過了曖昧的張力；當欲望不只有一種方向，於是如我在〈樹之歌〉（刊於聯合文學）提及，欲望「通過翡翠色導管，化為音樂朝向天空」。

三十歲，或許有時是一種能夠直面熱烈但不給控制的年紀。也終於承認自己對情詩的偏好，重讀聶魯達《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無論現在共鳴與否，那思索點滴於生活。我想好好寫一些情詩，好比聶魯達裝載二十歲感情的詩集。用來記錄三十歲對愛的感觸，同時捕捉我的島嶼。

「二十首情詩與一首島嶼的歌」是我寫作的計畫，有時與聶魯達有關有時無關。希望在火寺偶爾以絮語，詩搭配插畫，和讀字的你共享這趟旅程。

土壤與光

我們的情感，生長自生活與文化的土壤。重讀《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越發感受到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二十歲時的生命質地——宛如赤身於森林中綻放的玫瑰——「陶醉在松林和漫長的接吻裡／如同夏天我駕著玫瑰的風帆」。

1921年，聶魯達離開智利南部偏遠的特木科，前往聖地牙哥求學。期間，陷於城市疏離感的他，將愛情與故鄉荒野的記憶交織，寫下這部貼近肉體歡愉，又抒發內心孤寂的詩集。他的激情與寂寥，彷彿智利南方的河流，一路奔向大海。

聶魯達放大了記憶中土地的質感，以體感作為書寫的量尺。讀他的詩，我開始思索：在自身的生活裡，有什麼可以被捕捉、被放大，用以承載情感？〈光之歌〉是對台北二月街頭的速寫，希望這首詩能喚起你對這座城市的某種感覺，並在其中辨認出屬於自己的光與愛。

光之歌

今日走上街道，愛人吶
光在我們之間流轉
落地，晴滿紙面的句型
靜謐之中閱讀樹影
搖曳在你的眼底，張闔之間
貓一樣柔軟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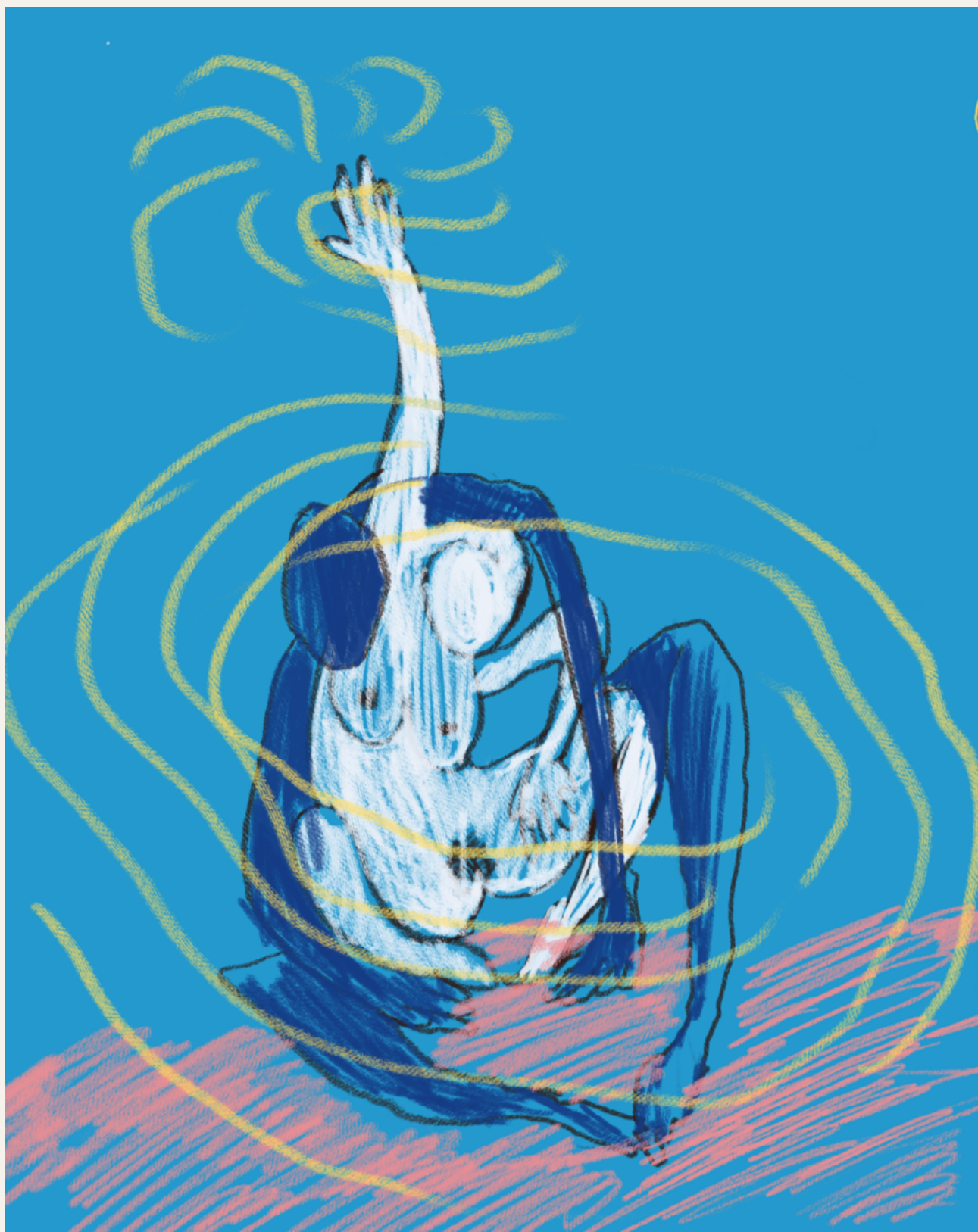
日子安祥的
半夢半醒
依偎晃蕩的色彩
睡醒之時看見迷戀的

線條延伸，嘴角的笑容返巢的燕
春天的筆跡，藤蔓似柔韌
捲曲的關懷
愛的感覺似乎鐵窗花
當任性的鐵
碰上了讓鐵彎曲的叮嚀

家的光景從窗斗步入
婚禮鋼琴曲敲響
譜曲的馬賽克磚洗了幾回
勾縫便專注聽了幾回

當光撒入窗，拉開蔽體白紗簾
你伸展好似一朵花
盛開謊言如花瓣

做為伴侶
愛是一隻裝了水的玻璃瓶
給予說謊的人
弧形擁抱



畫：作者 / 謝銘

「晚安貓」專欄

然靈



關於專欄

與貓對坐，在黑夜裡安然。貓不說再見，只說晚安。牠們嗑著脫了淚水的乾乾，在若若離離間，以黑色幽默洞穿日常的喜怒哀愁。這是一個透過貓眼，觀看世界暗影與人性蒙昧的專欄。

作者簡介

然靈，生於雨城基隆，現定居台中清水。是名作文教師，照顧著一群浪貓。曾獲林榮三新詩獎、時報人間新人獎、吳濁流文藝獎等等。著作：散文詩集《解散練習》、詩集《鳥可以證明我很鳥》。希望下一本就是《晚安貓》。

戰

「飼貓——飼貓——」鄰居阿桑高八度音、一臉嫌惡的對空氣說。我對腳邊不斷喵喵叫的渺渺比了個「噓」的手勢，奈何牠仍不識相地狂喵，還愈叫愈大聲，剛下班回到家的我趕緊進門，不想引起任何紛爭。

戰贏了又怎樣呢？我更擔心的是貓的安危。只好當一隻夾著尾巴的俗仔貓開溜，眼不見為「靜」。

2018年大弟因意外離世後，我和小弟便將爸媽從基隆接回台中的家。即將交屋的新透天是大弟和小弟合付頭期款所購，而搬回娘家「清水」是母親畢生所願。但一家人還來不及團圓，大弟就先走了，留下缺角的吃豆小精靈，帶著笑意在人世繼續闖關，和命運戰鬥。

而貓與我，原本就八竿子打不著，毫無瓜葛，怎知入厝之後，那些浪浪成為我無法視而不見、裝聾不管的牽掛？

某日我和小弟在回家途中，遇見了大腹便便的乳牛貓「咪咪」。一般鄉間的浪貓見人跟見鬼似的，拔退就跑，咪咪卻淡定的趴在路邊，含情脈脈的看著我們。小弟隨口對牠說：「妳不要亂跑，我就去買罐罐給妳！」她竟然喵了一聲應允了。於是乎，每日飯後帶著罐罐去給咪咪，成了例行公事。

我們還買了一大袋乾乾（貓飼料）要給咪咪吃，沒想到她不賞臉，為了不浪費，便隨手餵食家附近遇見的浪浪。沒想到餵著餵著，身為大I人的我竟成了貓咪最受歡迎的對象，每每出門，四面八方都有貓竄出來喵喵叫跟蹤；暗夜下班騎車回家，貓就躺在路中間翻肚撒嬌，面對這麼可愛的路霸，我該拿牠怎麼辦呢？

當然，牠們最後都被我一隻隻抓去結紮了，流浪不再複製流浪，生生不息，但我們卻成了厭貓鄰居的眼中釘，時不時要承接砸過來的掃把和冷言酸語，甚至被貼上社區群組抱怨公審！

所幸，其他鄰居大都是愛貓的。有人傳訊安慰我說「不要理」，亦有攔路送罐者，甚有直接收編者，這般的人性之戰，算是善良占上風了吧！

大弟生前和女友領養了一隻小奶貓，我在他的遺物中拿起手機點開，小貓挨著牠安心熟睡的照片跳了出來，那是思念最後的餘溫，熱燙地從我眼角流了下來！



● 貓課

1.

每天去看海
看夕陽西下
成為句點王
我們之間埋著巨大的靜默
只有貓去貓又來

2.

奶貓睜眼
展開了貓生
抓抓月亮
也抓抓小強
抓到什麼都贈與
死亡是禮物
貓教我：要好好活下去

3.

我學會用貓的心
重新去愛這個世界
無論日出日落
都用琥珀般的眼睛照耀
無論初逢永別
都先吃飽再說

4.

時光在擋風玻璃上
留下貓腳印
你蒐集無數的小熊印章
留念
什麼都不換

5.

你知道嗎
貓從來不說再見
牠們只說：「晚安。」
願每個夜晚安然
熬過一日不見
貓嗑了一整碗星星
都是脫了淚水的乾乾

貓王

Elvis翹著長長的尾巴
就算流浪，也穿得西裝筆挺
有一回牠的胸前沾滿了血漬
脖子有一個深深的傷口
牠說那是特地別上的蝴蝶結
為了參加一場極其盛大
只有我在的
開罐儀式

啾——
那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
喵——
那是世界上最放不下的牽掛

Elvis用最資深的流浪史
和掉光光的牙
喵喵喵的說
「不論生死，都應該慎重以對！」
即使西裝殘破掉毛
白襯衫有著洗不掉的
髒污和落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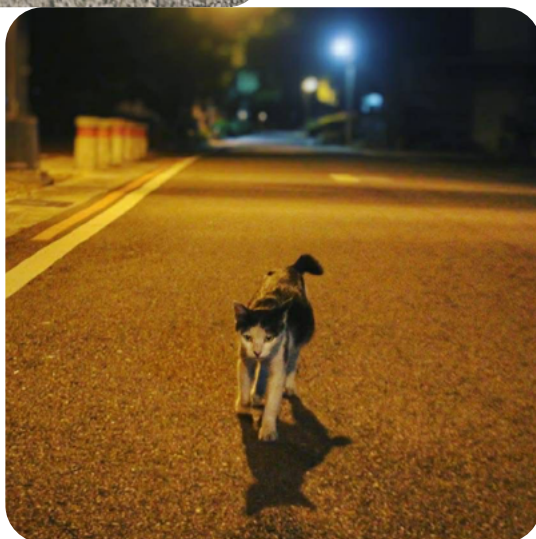
這是一隻貓王
用一生教會我的
驕傲與灑脫



嘍叨

貓總是要對我碎念幾句
像媽媽
囉哩叭嗦
快點放飯
快點去吃飯

被催
是甜甜的幸福
幸福唸來唸去
都是喵喵——
媽媽



戰 專 題 書 寫





小吃店裡，老婦一眼望去，都是建築工人們的吵雜聲，邊嚼檳榔、邊喝酒。僅剩最角落的桌子，看來安穩些，尚有三張空塑膠椅，和一個背影。

坐下後，才發現沒人坐這的原因：一個獨眼中年人，臉上有燒燙傷痕跡，像腫脹的蜈蚣疙瘩躺在滾沸粥裡凹凸不平。教人想拔腿抽身，或低頭避開目光的對視。

就在老婦一個閃神，不小心撞掉桌上獨眼人的大揹包，稀哩嘩啦，噴漆罐頭、錢包、色筆、畫冊，散落一地。一幅「輪廓細美的人物畫」，被大風扇翻掀、吹開……

獨眼人像被發現了秘密似地，迅速彎腰，一一撿回。



後來，老婦和獨眼人用餐談話的過程中，總覺得這人似曾相識。在哪見過呢？

這些年來，老婦一次又一次「謊報」失物。

幸好遇到年輕熱忱的警察先生，體恤老人家的「健忘」。主動調錄餐廳或超商影帶，監看誰順手牽羊，拿走老婦的提袋？

錢包和鑰匙全在提袋內，害得老人家進不了家門。有一晚，時近午夜，老婦又到派出所報案：提袋遺失。因為沒有家門的鑰匙，只好待在派出所等天亮，找開鎖師父開門。

臨走前，老婦再三道謝。回家後，嘴裡還唸不停：這警察真好！還拿了暖被給我過夜。我要是有這樣的兒子，不知有多窩心。

老婦走往廚房，踢到一包重物，差點絆倒，竟驚喜大叫：「謝謝老天爺！終於找回，用慣了十多年的老提袋。」縱使有小破洞，補了又補。隨即趕忙摸尋翻找，拿出隨身攜帶、唯一的老舊黑白照——還在。還在就好！



「哦！久遠以前，你被抓到警察局，你的父母為你求情，對吧？」老婦專注聆聽獨眼人的過往。

獨眼人尷尬回說：「父親已往生。是我不孝，當時人在牢裡，沒法送終……。」



走出小吃店，有一段路，倆人同行。獨眼人要回去上工，老婦要繞道去繳過期的電費，邊走邊聊，沿經一棟老舊的透天屋，只剩下兩面殘破的牆壁面。

老婦停下腳步，呆望著眼前巨幅尺寸的噴漆畫，驚呼：「這是卡羅·多爾齊著名油畫《悲傷聖母》Mater Dolorosa的摹擬畫啊！」

手還指著噴漆，對獨眼人說：

「你看這裡，仔細看！居然有人用噴漆，能畫出這般經典藝術。」

你知道嗎？卡羅·多爾齊是十七世紀義大利最著名的巴洛克藝術畫家，他擅長描繪宗教題材，風格細膩又寫實的技法和充滿虔誠的情感著稱。

這幅原畫，不僅注重聖母神情的細節，筆觸細膩精緻柔和的光線中，畫家透過描繪她眼眶中含淚哀悼，抱著從十字架放下，耶穌受難的屍體，承受此巨大哀慟欲絕的喪子之痛，卻又溫婉堅忍的心靈場景！

將抽象的宗教痛苦，以具象化體現。

刻劃母愛的精神象徵；遞現人性情操的磨難、入骨悲沉結合著虔誠的信念。

這一幕，經典的場景是西方藝術史，常見的宗教主題。亦廣受畫家們摹擬，且被作為歐洲微馬賽克工藝的素材，或精細亮面製成昂貴的瓷器。

我家就有這幅畫，一整套複製品的瓷器。但貴重、又易傷懷上心，所以沒用過，成為客廳玻璃櫥櫃裡的珍藏品。

老婦像是打開了話匣子，滔滔訴說藝術典故之美。忽才察覺，身邊站著表情複雜的獨眼人。



獨眼人的眼神哀涼，看著一臉不好意思的老婦——

半晌，終於開口：

父親離開時，我人在牢中。

我親愛的父母，沒想過會晚年得子，能延續家中香火。所以，對我寵溺有加。從小，我就像小霸王，四處闖禍、生事結怨。還好有個村長老父，四處向人求情、甚至到我讀藝術大學，打架失手令對方住院三週，是老父動用關係，拚命關說，我才免於牢獄，勉強畢業。

後來又闖出大禍，判刑十多年。從原本優渥、溺寵的家境，到入獄後……飽受凌虐。生不如死的我，數度自戕，家中兩老耗盡積蓄，不斷上訴，卻救不回兒子的人生。

●

更要命的是，一進牢裡，就被黑老大盯上——從猥褻利誘，拳打腳踢，到後來，趁我洗澡時，率眾包圍，百般凌辱。幾名大漢輪番壓在我身上，搗住嘴……

妳無法想像，一個二十多歲的大男孩，從小耳濡目染文學藝術，卻時時刻刻膽戰心驚。像一條滲血污穢的破布，丟棄地獄一角。

黑老大怕我告密，不時挑釁唸出我家住址，語帶恐嚇：「別忘了家中還有兩老，人啊！真可憐，什麼車禍啊火災呀！竟有那麼多意外，連你也天上掉下的美食！嘖嘖」

「你給老子我記住，就算哪天你好狗運，走出監牢大門，都別想抖出我們之間的……嘿嘿！親密關係。」

從此，我變成一具行屍走肉，不敢閉眼，只能淺眠，經常大叫驚醒。夜復一夜的夢中，我受虐慘死、兩老也遇害各種意外的噩夢。

●

漫長絕望中的奮戰，求生不得，那就求死！把牙刷磨尖後自戕，了斷此生。

無奈幾經急救，又重回煉獄。我仍不死心，在自己臉上劃出一道道深淺不一的疤痕，寧願毀容！也不要這些餓鬼因為這張俊俏的臉，得逞獸慾。

偏偏黑老大似瞧出端倪，佈滿眼線盯著我無法夜半偷偷磨尖牙刷……

某夜，一個新牢友，悄悄附耳：「我有尖牙刷，跟你換。」

後來，大夥用餐時，聽那一群雜碎說：新進來的真不識好歹，背景好像很硬，竟敢撻下狠話，改天下藥……

●

這一回，手握利器的我！不再獨自求死，而是決心和黑老大同歸於盡。

某天，在廚房，機會來了。黑老大又想上我，我二話不說掏出預藏的尖牙刷，對準黑老大頸部猛刺。黑老大濺血倒下，幾個手下把我按在爐灶邊……我聽見「哐啣一聲」，就昏迷了。

醒來時，我的臉上、手臂都留下了嚴重灼傷、左眼因重擊而失明。

●

獨眼人話語一頓，用一種回想什麼的神情，睦著老婦。

他的腦海中，浮現另一張模糊的五官。
遙遠的從前，原諒他年少闖禍，而沒提告的某婦人的臉。

夕照中，散發出恍若他母親生前的容顏。
——不！是他生命中「悲傷聖母」的慈顏。

「這幅噴漆畫，是我……白天打工，夜半噴漆，耗盡好幾夜的心血。」
獨眼人訥訥嚙嚙的揭曉謎底。

「呃……這面牆，明天就會打碎，夷為平地。這塊地，會蓋成新大樓。」

「好！打掉，重練你的人生！」老婦說

與此同時，忽然一股勁的抱住獨眼人，輕拍肩膀，直啣嚷說：「好樣的！不愧為我當初聽你村長老父的勸，你竟有這般出眾的才華！」

「我認識幾位老畫家，幫你探問看看有沒有人需要助手，況且你原該握筆藝術的手，竟能夠吃苦耐勞的靠打零工、搬磚頭過日子？」

「你可和我老友畫家邊學畫、邊上班，別浪費你的看家本領，路還長著呢！」

獨眼人，瞪大眼看著老婦：「妳……妳就是當年放我一馬的婦人？」

老婦噙淚，點頭。

轟然一爆，宇宙星轉，回憶重臨。罪惡與救贖接壤，過去與現在合一。

逆光角度的種種形廓、陰影、癱壞的世界、老婦的臉混成一幅暖調的抽象畫。



「發什麼呆？來！我們站在畫前合影。到時，我用手機再傳照片給你。記得要回電話給我！」

老婦拉著獨眼人到牆邊，舉起手機合照時；神采睛亮，高嚷著：

『頂尖藝術的淬煉，必帶著創作者靈魂的重量。』

老婦和獨眼人，二度重遇，最末一次對話。



翌日，寒流來襲，老婦把手機裡與獨眼人的合照，併放在黑白照片旁。低頭，看了又看，不禁莞爾：

「兒呀！你還在世的話，肯定也長得這般高大又有才氣！」

床頭邊的牆上，掛滿小孩子的塗鴉畫。床邊矮櫃上的音響，是多年來早已設定音樂聲的鬧鐘。每天叫醒老婦，按時起床吃藥的「聖樂」。

可不？才凌晨五點，震耳欲聾的老歌〈Yesterday once more〉迴盪了幾天、徹夜未歇……

冰夕

十歲無生念。若沒遇讀寫音樂戲劇化的後來幾度挽回心電圖，就沒破曉動詞開鎖「繆斯奧義」捍衛：人間即天堂！

出生台北，嗜藝文賞析。詩集《抖音石、謬愛、變身燈塔》。曾任北島TODAY今天文學網首頁責任編輯。



除夕，廚房裡的抽油煙機轟隆隆地響著，混合著鍋鏟碰撞鐵鑊的鏗鏘聲。南薑燉鴨的濃郁香氣在悶熱的空氣裡盤旋，熱浪夾雜著油煙撲面而來，阿帽只覺得胸口發悶。汗水順著髮際線流進眼睛，刺痛得讓人睜不開眼。

阿帽清晨五點就起床了。流理台上堆滿了待處理的食材：兩隻光雞、兩條石斑魚、剝好的魚肉和豬肉，以及一大盆待釀的豆腐，還有一堆需要摘洗的蔬菜。

這一桌菜，她知道，從來不只是午宴。

近午時分，廚房門口的光線被一道身影遮住了。妯娌金蘭倚在門框上，手裡捏著一把紙扇輕輕搖晃，身上是剛換好的新衣服，臉上的妝容精緻無瑕。

「煮好了嗎？」她探頭看了看冒著熱氣的蒸籠，語氣輕快，「怎麼還沒好？能快一點嗎？吃完飯我還要趕回娘家呢。」

阿帽不自覺地握緊了手裡的鍋鏟。

金蘭似乎察覺不到這狹窄空間裡的緊繃，她漫不經心地理了理袖口，那句阿崑聽了幾百遍的話再次響起：「哎呀，你也知道的，結婚前我就和他們說好了，我是不做家務，也不做飯的。反正每次回來都是你掌廚，現在也就是多一張嘴吃飯罷了，對吧？」

這句話，從她剛進門說到現在，哪怕她那對兒女已經會在客廳裡追逐打鬧，這句話依然是她的免死金牌。多一張嘴？阿崑看著客廳裡滿滿當當的人頭，沉默地將鴨肉盛入盤中。

熱鬧是客廳裡的。阿崑的目光不自覺地落在屋頂的木樑上，那些結實的梁柱，雖然還支撐著屋頂，卻已有細碎的黃色粉末輕輕掉落。

新年後，電話裡，金蘭的聲音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急切：「屋裡的白蟻都消滅了，但房子得大裝修。你的東西堆在房裡礙事，回來認領一下吧，不然師傅開工若是弄丟了，我可不負責。」

阿崑驅車百多公里，回到這棟熟悉的老屋。推開房門，霉味撲鼻而來。說是認領物品，其實更像是對著角落發呆。在外地工作多年，這裡屬於阿崑的痕跡，像被橡皮擦擦過一樣，越來越淡。書架空了，抽屜裡的重要個人文件也不翼而飛，櫃子裡的東西也消失了。

阿崑蹲在角落，在雜亂的堆積物中翻找。突然，她的目光定住了。

在一個不起眼的紙箱旁，露出一角熟悉的米色機身。那是一台從國外帶回來的迷你裁縫機，造型很特殊。

阿崑剛伸出手，金蘭不知何時站在了身後。

「那是古董，」金蘭搶先一步說道，聲音有些尖，「我打算拿去送給我一個老同學。」

阿崑不說話，手也沒有縮回來，只是靜靜地看著機身上那道細微的刮痕——那是當年阿崑托運時不小心留下的。她就那樣蹲著，目光像膠水一樣黏在那台機器上。

空氣凝固了幾秒。金蘭似乎意識到了什麼，乾笑了一聲：「哦……是你以前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台啊。我已經告訴同學過幾天拿給她的……」

阿崑沒接話，默默地拉開隨身的布包拉鍊，將裁縫機放了進去，拉上拉鍊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裡顯得格外刺耳。

臨走前，經過金蘭的房間，房門半掩。床上一抹熟悉的清麗花紋讓阿崑停下了腳步。那是特大號的四件式床單，配套的枕頭套正端正地套在枕頭上。

金蘭從後面跟上來，看見阿崑的視線，眼神閃爍了一下：「那是……那是以前你在新加坡買的吧？我看放著也是放著，從你房裡拿過來用。你看，用了這麼多年，和新的一模一樣，一點都沒褪色。」

她甚至伸手撫平床單上的一點褶皺，動作裡帶著一種理所當然的佔有慾。

阿崑看著那熟悉的色澤，當年她在詩家董挑選這套 Cannon 高端純棉床單時的觸感彷彿還在指尖。

「還有兩套。」阿崑看著她，語氣冷淡，「也在你這裡吧。」

金蘭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沒說出話來。阿崑轉身提起布包，頭也不回地走向大門。身後傳來金蘭有些惱羞成怒的嘀咕聲。

婆婆還在的時候，一天午後，陽光毒辣，阿崑回到老家，看見外籍女傭正躲在後院的角落裡抹眼淚。女傭看見阿崑，驚恐地把手藏在身後。

「怎麼了？」阿崑問。

女傭猶豫了很久，才顫抖著捲起袖子。黝黑的手臂上，一片片紫黑色的淤青觸目驚心。她咬著嘴唇，指了指後背：「痛。」

阿崑震驚得說不出話。女傭說：「Madam 幹的。」

可後來女傭拒絕任何幫助，因為不想被金蘭辭退。但是不久後，女傭最終還是被辭退了。

另一次，阿崑回到老家。瘦弱的婆婆坐在藤椅上，緩緩伸出右手，渾濁的眼裡閃過一絲無奈，指了指手臂上深深的牙痕說：「她咬的。」

阿崑從手提包裡翻出隨身攜帶的黃藥水，想替婆婆處理傷口。

「別管她，她自己咬的。」金蘭的聲音從客廳傳來，伴隨著電視機的嘈雜聲，「她的皮硬得很，不需要抹藥。」

阿崑看著婆婆乾癟如枯樹皮的皮膚上殘留著的兩排清晰牙印——她自己咬的？家裡明明開著藥店，櫃檯裡擺滿了各種跌打損傷藥，卻捨不得給這老人用上一點？

更讓阿崑心寒的畫面發生在一個傍晚。廚房傳來水聲，阿崑走過去一看，金蘭正拿著一條水管，對著赤身裸體的婆婆沖水。冷水毫不留情地噴射在老人佝僂的背脊上，婆婆在濕滑的地磚上瑟瑟發抖，像一片在暴雨中隨時會被沖走的枯葉。

阿崑問：「為什麼不在沖涼房洗澡呢？」

「這樣洗才乾淨！」金蘭看見阿崑，把水龍頭開得更大，聲音蓋過了水流聲。

照顧婆婆原本是女傭的工作，可是，當婆婆病重需要專業看護時，金蘭卻在新的女傭合約生效前，單方面通知代理公司取消了聘請。

一天，金蘭在家族會議上理直氣壯地敲著桌子，對著身為公務員的家庭成員說：「我們是生意人，你們以後有恩俸金，有退休金。我們沒有這種福利。所以，家裡的財產必須全歸我們一家，這才公平。」

她說這話時，眼神精明地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當時，沒有人回應。

終於有一天，婆婆離開了，老屋掛起了白布。

喪禮那晚，門外是僧侶誦經超渡的聲音，木魚聲聲，悲涼肅穆。阿崑走進屋裡取東西，經過金蘭的房間，門縫裡透出一絲光亮。

裡面傳來了笑聲。是金蘭和她的女兒。

「這件好看嗎？」

「哈哈，媽你看這個……」

那一唱一和的愉悅笑聲，夾雜在門外的誦經聲中，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一種荒誕的恐怖感。

晚些時候，送餐的人來了。阿崑親耳聽見金蘭吩咐他們：「明天只要比較便宜的菜餚，份量不要多，米飯和菜汁給多一點。」

出殯前，天氣炎熱，來送殯的親友很多。阿崑四處尋找瓶裝礦泉水，卻發現一箱箱的礦泉水都不見了。

「我收起來了，」金蘭壓低聲音，神神秘秘地對阿崑說，「這些人喝幾口就扔了，浪費。留下來，以後還可以拿去店裡賣。」

阿崑看著她那張臉，突然覺得一陣暈眩。

喪事辦完不久，老家的大門上多了一把嶄新的大鎖。

阿崑拿著舊鑰匙，站在門前，鎖孔冰冷而陌生，怎麼轉也轉不開。金蘭換了鎖，卻沒有通知任何人。那扇門，從此對阿崑關閉了。

舊鑰匙再也打不開老屋的大門。婆婆過世後的一天，金蘭卻主動遞來了另一把「鑰匙」。

「去銀行開保險箱吧。」

她臉上堆著笑，眼神閃爍：「我從來沒和婆婆去過銀行，也不知道保險箱裡有什麼。你是聯名戶頭，得你去開，把東西拿回來大家分一分。」

阿崑心裡咯噔一下。

那個保險箱，是當年公公在世時，千叮萬囑要阿崑和婆婆聯名開設的。公公說他信任阿崑。那時阿崑年輕，不懂這是個多麼沉重的燙手山芋，傻傻地答應了。

阿崑也記得，金蘭為了爭取這個聯名權，曾對著婆婆吼罵無數次。

「好。」阿崑答應了，但她堅持了一個條件，「但我必須請人陪同，而且我只帶身份證，兩手空空進去。」

銀行保險庫裡的冷氣像無形的濕冷毛巾，順著脊椎一寸寸往上貼。阿崑捏著鑰匙的手心卻沁出了冷汗。鑰匙咬合鎖孔，金屬轉動的「咔嚓」聲在靜謐的空間裡被無限放大。她雙手握住把手向外拉，沒有預期中沉甸甸的金屬摩擦阻力，鐵箱輕飄飄地滑了出來。

掀開箱蓋的那一瞬間，腦子裡噙的一聲巨響。

沒有地契，沒有文件。偌大的鐵皮空間裡，只有角落孤零零地躺著一個褪色的首飾盒，裡面裝著婆婆每年新年佩戴的那三件舊首飾。

她想起婆婆生前微弱地對著金蘭說的那句詛咒：「有一天你會被閃電擊中……」

金蘭說她從未開過箱？金蘭說她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阿崑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轉頭看向銀行職員：「請幫我調閱開箱記錄。」

職員拿出一張長長的開箱清單。

阿崑接過清單，手指顫抖著劃過上面的日期。一次，兩次，三次……每一次開啟的日期，都是阿崑在百多公里外上班的日子。

每一次開箱，都是她精心布下的棋局。

而清單上的日期，一行一行，靜靜排著。

阿崑走出了銀行。外面的陽光依舊刺眼，但她感覺像剛從一艘沉船裡爬出來，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新鮮空氣。

婆婆走後，聽說金蘭頻頻出國，換了新車，家裡添了許多嶄新的東西。而老屋裡屬於阿崑的痕跡，連同保險箱裡的地契與首飾，就這樣在平靜與死寂中徹底消失了。

直到次年的清明節。

墳場裡野草萋萋，紙錢燃燒的煙霧在空氣中瀰漫。

阿崑上了一炷香，對著墓碑低聲說道：「抱歉，您囑咐的事情我無法完成。偌大的保險箱，除了那個小盒子，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阿崑頓了頓，嘴唇嚙動，沒有發出聲音：「您曾經告訴我，公公信任我。其實，那是我一生中犯下最大的錯誤。我不該答應的。」

轉身離開時，金蘭從後面追了上來。她氣喘吁吁，眼神裡帶著一絲掩飾不住的慌亂。

「銀行職員……」她試探著問，聲音有些乾澀，「有告訴你誰和婆婆去開過保險箱嗎？」

阿崑看著她。金蘭精心設計的陷阱，被一張開箱清單輕易地拆解了。

阿崑笑了，笑意卻沒達眼底：「怎麼會沒有啊？每次開箱，銀行都有記錄的，幾月幾號，幾點幾分，清清楚楚。」

金蘭的臉色瞬間變得煞白，她張了張嘴，語無倫次地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眼神游移，不敢與阿崑對視。

阿崑看著她這副模樣，心裡原本的憤怒竟然奇異地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波瀾不驚的死寂。

「我自己的金鍊和兩隻戒指也不見了。」阿崑平靜地看著她，像是在談論天氣，「就在那個箱子裡。」

金蘭沒有反駁，也沒有解釋。這個時候，任何的辯護都是多餘的。

阿崑轉身沿著小路離開。走出一段距離後，她回頭看了一眼，金蘭還站在墓碑前，身影在紙錢的煙霧中顯得有些模糊。

這場曠日持久的暗戰，她離場了。

風吹過墳場的樹梢，沙沙作響。阿崑沒有再回頭。

露凡

馬來西亞人。作品散見於各類報刊與詩刊，並曾入選多種文學選集。



—
像嬰兒第一次大哭，
光線從地裡湧出來，
兩個年輕人懷著愛撫走過。

今天早上，草葉很新鮮。
它切割空氣的時候，傳來幸福的啼哭。
被愛撫不是能力，是幸運，
一頂聖潔的帽子，雪花般輕柔。

他們光亮，透過綠色皮膚呼吸
樹木模糊了他們的臉。
擊打著日子，
斧子劈開一天又一天，
河流走向他們，帶走他們
號角響了，順著河飄下去。

二

“春天來了。
春天是殘酷的。”

我將這個夜晚潑出去
它變成褐色
咖啡渣冷了。

不多的新鮮血肉，仍在呼吸
我們在這個世界裡懸著
在別的世界裡演奏，
兩個年輕人在那裡懷著愛撫。

離散者來到我們中間。
白袍上鑲嵌黑眼珠、凝固的眼珠
他們並不說話。他們抽取魂靈
一切似乎是假的：
佈景驅趕演員
我們，是禁錮在麥田裡的麥子
在這裡我們懸著，春天離散我們

手指是麥穗
喉嚨向天空打開
我們後仰並裸露頸子。
為雞鴨放血時我們也這樣做
但必須等待，必須忍耐

一面河流被刻劃出來，披著山的陰影

兩個年輕人，順河南下
這個春天是殘酷的，但願那鋒刃
尚未追及綠色的戀人
喧囂卻孤獨的年輕人
明天的門虛掩著

三

我欠缺痛，所以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所以去別人的生活裡搜尋，去別的更遠的城裏尋找疼痛。那裡有太多太多。

它們堆在一起，累積成奔騰的龐大洪水，最後衝破籬笆，擁擠在一起，淹沒我。並成為那流動的巨大的河水的一部分，綠色籬笆浮沉著。

轟鳴的暴雨
 轟鳴的泥漿
 轟鳴的垂垂死者
 轟鳴的想法和呼號
 誰將休止這些憤懣？

烏鴉在泥水裡佇留，尋找洪水帶來的昆蟲、或淹死的其他什麼----也許人類遺骸。烏鴉呆在自己的黑色裡。機警、帶著某種幸運的惡，它們將生存下去。

無法確認是四月尾聲，或是任何一天。日子拷貝自己。任何一天都是下一個循環的開始。但我們必須假裝它是一個句點，至少是一個分號。生活被刪節為回聲。

假如一雙靴跟敲擊卵石街面
 假如心碎被統計為大流行死者
 假如一卷文字被塞進石牆，
 而它滯留在此時與彼時的夾縫
 假如維克多從土裡檢出一顆蕃薯
 假如有人邊等待邊死去
 假如現在就離開
 假如只需要一段鞋帶
 而一段髒鞋帶是全部財產

假如是兩個年輕人
 假如正越過廢墟轟然作響

四

苦石頭將被鑿穿，
 一層層悲劇將會顯影。
 我們呼號、消逝，
 詞語不再具有意義。
 這個沉默象徵未來的
 靜默。

無盡的波浪，兩個年輕人握著
 其中一束，白色鹽花
 會是送葬的隨從嗎？
 你種下你的手指，
 但只長出羸弱的小蔥，
 還有米嗎？
 我願意用一個內臟交換

沒有什麼值得留著，
 早死的人有福了。
 在荒野裡，
 鐘聲可以走很遠很遠，
 遠得超過想象
 超過瘟疫的腳步
 走到再也看不見的他鄉。
 這時代結結巴巴，說不出像樣的謊話

今天早晨，草葉很新鮮
 但是死人再也看不到新鮮的草
 他們長出葉子和我們說話
 耶夫寧和維克多
 他們是新鮮的

一座墓碑森林，以風聲對我們說話；
 在淺的深處，呼吸著。夢著未曾到來的歲月。

烏克蘭詩人奧克薩娜·盧茨夏娜（Oksana Lutsyshyna Луцишина Оксана）創作了詩歌〈Yevhen and Viktor〉（〈耶夫寧和維克多〉由筆者翻譯）。

2022年3月，烏克蘭詩人們——有些正在炮火中準備上前線，有些在海外聲援——與中文詩人舉辦連線朗讀，筆者受邀翻譯了〈耶夫寧和維克多〉。本篇是對盧茨夏娜的作品的回應。

【附錄】

奧克薩娜·盧茨夏娜（Oksana Lutsyshyna Луцишина Оксана）
 創作了詩歌〈Yevhen and Viktor〉（〈耶夫寧和維克多〉。中文譯
 者：He Shan 何杉，英文譯者：Olena Jennings）

〈耶夫寧和維克多〉

耶夫寧和維克多在發黃的舊照片里，穿著軍服，
 戰爭剛剛開始，那時
 他們年輕，他們微笑
 戰爭剛剛開始——他們還來不及死去，
 在那個時刻！

……戰爭結束了。耶夫寧死了
 在一輛燃燒的坦克里——死了——我猜
 但沒有人知道真相。
 但維克多活下來了，活了很久很久
 他有了孩子，孩子們又有了孩子，甚至更多。
 在最後的日子里，他恐懼
 死，降臨到他灰白的頭髮上，
 降臨到灰色的肉體上。
 死亡，他懇求死亡：
 不要來到我面前，不要
 來到我的鄰居面前，當他們擡走他的棺木
 我知道：我將會是
 下一個。

而那年輕的穿軍服的死者，對他微笑
 並低語：別害怕任何事
 耶夫寧會認出你，就算你已經灰白了頭髮——別擔心，
 現在開始再也沒有戰爭沒有照片

沒有什麼，將會隔開我們

✧

Yevhen and Viktor

yevhen and viktor are in uniform
 in the yellowed photo
 the war had just begun
 and they smiled because they were young
 and the war had just begun – they couldn't
 be killed immediately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war ended and yevhen was killed
 I think he was burned in a tank
 but no one knows for sure
 but viktor survived and lived a long life
 having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even great-grandchildren
 in his last years he feared death
 that would soon befall his gray head
 his gray body
 death he pleaded with death
 don't come for me don't come
 for my neighbor – because when I see
 them carry out his casket
 I know I'll be next

and young death in uniform smiled
 and said – don't be afraid of anything
 yevhen will recognize you even gray
 from now on no war no photograph

will separate you

※

附錄之原詩作者簡介

奧克薩娜·盧茨夏娜，1974年出生於烏克蘭西部城市尤茲霍羅德。她是作家、翻譯家，目前任教於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教授烏克蘭語與東歐文學。

奧克薩娜的寫作生涯始於1990年代早期。那時，她就已經是烏克蘭“阿爾平文學講座”的積極參與者了。在尤茲霍羅德國立大學期間，她教授英語；千禧年之後，她遠赴美國攻讀比較文學和性別研究碩士；之後，她在喬治亞大學獲頒比較文學博士。

奧克薩娜目前出版了四本烏克蘭語詩集，一本短篇小說集，兩部小說。她的詩集《藍調珀耳塞福涅》已被譯為英語，而她最新的一本小說《伊萬與菲比》則獲得了烏克蘭兩項重要的文學大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利沃夫文學獎」與「塔拉斯·舍甫琴科國家文學獎」。

奧克薩娜的原創詩集和譯作也刊登在《戰爭的語言》上，這本詩選匯集了以英文創作的烏克蘭詩人作品，展現了正在烏克蘭東部省份頓巴斯進行的戰爭。

何杉

本名王哲。1995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博士。父親、寫作者、閱讀者。2022年出版詩集《一個時刻》（新加坡新文潮出版社）、2024年出版詩集《平庸之作》（台灣爾思出版社），先後獲新加坡金筆獎、新加坡文學獎。組詩《從一月到六月》發表於《單讀25（爭奪記憶）》，組詩《悲歌》發表於《今天》第140期。2025年12月出版詩集《這古老的兩者》（台灣爾思出版社）。



西西弗斯在途中



@heshan2077

駐版合作

到站提示音 | 身體詩微影
詩之毫釐 | 一杯酒的時間



到站提示音

●本期詩集分享：紅紅詩集《和鏡子說話像一隻鬥魚》

駐版 podcast 主持人漫漁在每期分享一本詩集。本集介紹的是焯電
子詩刊主編紅紅的首部詩集《和鏡子說話像一隻鬥魚》。



【到站提示音】是詩人漫漁於2022年4月成立的podcast節目。這是一列輕鬆聽文學的慢車，詩人漫漁和你聊詩寫藝術，聊生活，聊一些看得到，或還沒看到的人生風景。隨興所致，在某個站下車，放下包袱，喝杯咖啡，給自己一個「pause」的藉口，準備好了，再上車「resume」，繼續前往下一站。

節目定期更新，其它單集內容請到[到站提示音](#)收聽。

主持人漫漁簡介：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台北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peilin.lee1



@manyupoetry

到站提示音

@漫漁



身體X詩X微影



影片連結

導演手記:

詩本身的意象就非常豐富，在影片的腳本與拍攝裡面，截取裡面有趣的時間感，成為這部片主要的結構，演員彼珊透過一連串意象式的表演，演繹出這個詩可能的懊悔、或希望時光倒流的願望。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駐版書法家 吳國豪

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高級訪問學者

現任：何創時書法基金會主任研究員/董事、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明史、藝術史研究、策展、書法創作

本期^煇RaPoetry由駐版書法家吳國豪老師選出本期收錄『戰』主題詩其中一首詩作，並以小行書在雅緻的宣紙上創作（最大的字只有0.8cm喔!）。（煇會將吳教授慷慨結緣的實體書法作品於紙本選集出刊時一併寄贈給作者）。

當書法跨界現代詩，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一起來欣賞吳教授揮毫漫漁的詩作〈天演〉。

其實戰爭早就開始
當我們替著父的姓
在土地上割出界線
為海洋命名

戰爭早已拉開
從天和地分離的那一剎
從決定你的神不是我的神
從皮膚發覺身體奔向各方
非絕服從彼此的意志開始

達爾文先生請你我理直氣壯地
互相踩著趾頭
爬上巴別塔
過了幾千年 仍然
找不到共同的聲音

戰爭何時終結
在這麼不歸產土心物土之地
落葉無法化作春泥
雨水無法匯入海洋
你和我
只能在聖教的破局後
繼續抱住自己的十字架哭泣

邊德的情 天演

國豪寫字



焗駐版訪談專欄

一杯酒 的時分



單元介紹

深信詩人有著貓科動物的靈魂，某夜，在真實或虛擬的酒吧，月圓時分的狼嗥裡，我們認出同類。但不急著拆穿，我們淺酌，拒絕深談彼此的來歷。為破曉時刻回返人類肉身時留些餘地。

焗駐版訪談專欄

Part I

由火寺編輯群或客座詩人作家主持，和一位詩人/作家訪談閒聊並以文字呈現。

Part II

由受訪詩人以聲音演繹一首詩，並向聽眾介紹這首詩。

一杯酒的時間 ft. 王婷

採訪 | 漫漁、紅紅
撰稿 | 王婷 (紅紅編輯整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ft. 王婷「不為人知的三件小事」

● 一道光的思慕

小學時我總坐在靠窗的位置。光從側面斜進來，落在課本邊緣，也落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是副班長，站在講台上點名時聲音比別人多一點認真，笑起來很敦厚，像冬天的陽光不刺眼，卻讓人想靠近。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我喜歡他。只是讓這件事，在心裡安靜地躺著。多年後，我們在同學會裡重逢，人聲與光影交錯，我在其中來回穿梭，他坐在那，溫和、端正，說話時帶著微笑，彷彿時間只是輕輕經過，沒有改變什麼。

我們坐得不遠，也聊了幾句。在我忙進忙出之間，他忽然問了一句——「你這樣忙，都沒吃飯嗎？」

那一刻，有一道熟悉的光，從很遠的過去，再次落下，輕輕，落進心裡。

● 一條看不見的線

剛進入職場時，我喜歡一個男子，他也喜歡我。我們都知道，但誰都沒有說出口。那不是勇氣的問題，更像是一條看不見的線，橫在彼此之間。我們各自站在兩側，偶爾對望，卻沒有誰願意跨過去。因為他的身份，始終讓這份情感停在一個剛好的距離，他是朋友的朋友。

我陪她去見他。一開始只是偶爾，像任何普通的相聚，沒有預感，也沒有重量。但時間慢慢累積，那些相見變成一種習慣，像某種緩慢生成的現實，在不知不覺之中，把人輕輕困住。沒有誰刻意留下，也沒有誰真正離開。

他們說話的時候，我總在旁邊的旁邊。那是一種精確維持的距離，既不靠近，也不遠離，彷彿只要稍微偏移，就會破壞什麼。有時我坐在那張長椅上，木頭的紋理延伸得很長，長到幾乎可以承載整段時間。我不需要轉頭，就知道他在那裡。那種「知道」，比看見還清楚，像一種微弱卻持續的光，停在意識的邊緣。

偶爾，他會看過來。那一瞬間，空氣變得很輕，好像只要再多一秒，就會發生什麼。但我們都停住了。沒有人確認，也沒有人偏離，連沉默都維持得剛剛好。那是一種奇異的平衡，像兩個人同時握住了某個邊界，卻誰也不讓它崩塌。

於是那段時間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它只是在某一個季節裡反覆存在，像午後微微發燙的空氣，停在光與影之間，不肯散去。

後來季節過去了，人群也散開了。那張長椅，還在原地...

● 一個氣味一種喜歡

當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會替這段心事選一個氣味。於是我選了香草拿鐵。每一次見面，我都點同一杯，好像在不動聲色地重複一種只有自己知道的暗號。

我並不是特別偏愛這個味道。只是香草太輕，像那些還沒說出口的情意，而咖啡的微苦，又剛好能收住心裡過於明顯的波動。它們混在一起，變得溫和、剛好，不會讓人失控，也不至於太冷。

久了之後，那杯香草拿鐵開始記住我們。記住午後的光落在哪一側，記住我們之間總是維持得剛剛好的距離，也記住那些差一點就要說出口，卻又被我收回的話。我總是在第一口之前停一下，看著杯緣升起的熱氣，像在給自己一個最後的機會——如果要說，現在還來得及。但我從來沒有說。

有一次他問我：「你是不是只喝這一種？」我笑了一下，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那不只是習慣。那是我為這段喜歡留下的一條路，一種如果有一天他願意走近，也許會發現的線索。

後來，我一個人走進另一間咖啡館，又點了一杯香草拿鐵。味道其實沒有改變，只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喜歡會慢慢溶進時間裡，變成一種氣味。在不經意的時候，輕輕地，把人帶回去。

@詩作朗讀音檔與內容已經上架串流平台： [收聽連結](#)

本期訪談的嘉賓是詩人王婷。她特別朗讀了一首詩〈訪〉，並以文字的方式闡述這首詩的創作意涵。



王婷簡介

台師大美術學系研究所畢/企業公司負責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董事/中國文藝協會、中國新詩學會常務理事/金門海外藝文協會秘書長/乾坤詩刊雜誌社發行人/創世紀、臺灣詩學會員

得獎及展覽經歷：台南美術館邀請展/中國文藝獎章油畫創作獎/台南、臺陽、新北美展/苗栗油畫雙年展等得獎者/兩岸名家邀請展/中韓美展聯展/台灣當代一年展/安德森藝廊個展/M畫廊靈光之愛個展/ [磁層一可以詩·可以畫] 攝影個展 (Apr.11-28,2026 金門文化局)

著有《帶著線條旅行》、《甜祕密》詩畫集、編有《島嶼之外——金馬詩畫中越文選集》。



RaPoetry

ISSN 29595673



9 772959 567002

詩
2014
RaPoetry